



灵魂密码

l i n g h u n m i m a

程渭◎著

品学兼优、魅力四射的甄铁汉，在师大弘扬大爱，鼎力相助，让一个个贫穷的学生上完了大学。临届毕业生，他作出决定要到青山市创办一所才艺学校。他同班的五对情侣和暗恋他的几个女学友追踪而来，联手创办了一所才艺学校。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前苏联教育家米哈伊尔诺维奇·加里宁

灵魂密码

程 渭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密码 / 程渭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08-2327-5

I. ①灵… II. ①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4488号

灵魂密码

作 者 程 渭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5.7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327-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米哈伊尔诺维奇·加里宁

爱是打开灵魂密码的金钥匙

——作者

早晨，天刚鱼肚白，甄铁汉就来到体育场锻炼。忽然听到教师宿舍那边传来嘈杂的声音。他急忙赶过去一看，一伙人围在刘文博老师的宿舍门口。

“割腕自杀。”围观的教师窃窃私语。

甄铁汉不由分说挤进了门里。

“快！叫救护车。”

“快！拿担架。”

甄铁汉又急忙返回身去取担架。

救护车上校医张大夫和系主任周嘉庆，还有刘文博宿舍隔壁的两位老师。不一会到了人民医院，刘文博被送进了抢救室。

“谁是O型血？病人需要输血。”大夫问。

“我是O型血，输我的吧。”甄铁汉答应着，跟着大夫走进了病房。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两位老师知道吗？”系主任一脸诧异和不悦。

“我们也不太清楚，只是夜间听到刘文博和尚小云争吵声。”

“他们吵什么？听到没有？”

“隐隐惚惚听到一些。”

“都说什么？”

“刘文博说：‘小云，我等你五年了，今天你给我个准话，到底要不要跟我结婚？’尚小云说：‘文博，再容我考虑一段时间，我总是找不到结婚的感觉。我想——’‘闭嘴！你这个没良心的人，每次我问你都是这句话，你总是搪塞我，拒绝我。我知道你不爱我，你是爱你那个学生。’刘

文博咆哮起来。尚小云也怨怼地吼叫了起来：‘你胡说，不准你造谣，不准你污蔑我的学生！’后来吵了一阵，尚小云摔门走了，过了一会，只听咚的一声，我们就推门进去了，只见刘文博躺在地上，流了一摊血。”

“爱她那个学生？哪个学生？”

周嘉庆愣在那里半天没反应。这时，甄铁汉已输完血出来。

“是他？甄铁汉？学生会主席”他差一点脱口而出。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下了断语，甄铁汉是学生会主席，又兼着五十一班的班主任。因为班里选举时全体投票一致同意让他兼。人品极佳，人气指数极高。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不过现在的事很难说，师生恋学校里已经司空见惯了。老师是偶像。可是女老师爱一个男学生还是头一回。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甄铁汉的脸煞白，抽血过多。大家上去，扶他坐在了走廊的椅子上。

时间慢慢地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夫从手术室走了出来道：

“病人已脱离危险，留下一个人照顾，其余的人都回去吧。”

甄铁汉由于起身过猛头晕了一下，差一点摔倒。周嘉庆赶紧扶住说：

“铁汉，回去吧，好好休息一下，不要再上课了。”

甄铁汉从医院出来，在街上买了两个烧饼，狼吞虎咽地吃了，赶往学校准备上课。抽血吞噬不了他的精神力量，他还从来没误过课。他走到教室门口，听见教室里同学们在叽叽喳喳地议论。

这一节课是刘文博的文学评论课，因他的突发事件，这节课只好改成了自习课。同学们上自习已经不感兴趣了，刘文博的自杀震惊着每一个学生的大脑，议论的花边自然是形形色色，越发压抑不住。

“刘老师这么糊涂，为什么要自杀。”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刘老师自然逃脱不了这个法则。”

“噯，听说刘老师是因为尚老师拒绝和他结婚自杀的。”

“刘老师说尚老师爱上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谁呀？”

“是不是我们的大班长？”

“嘻嘻！师生恋，真有意思。”

“说够了没有？你们议论老师太不礼貌了！”

赵永旺站起来大吼一声，想制止议论，气得脸都发紫了。

支部书记刘笑天也站起来道：

“大家不要瞎说了，怎么可以非议、诽谤我们的老师呢？大家记住，这件事永远不要过问，这不是我们学生的事。至于班主席甄铁汉，更不允许中伤他，我相信他的人品，大家也会相信他的人格。从今天起，全班要团结一致，不得有所动荡，动乱者班委会、党支部有权处置。”

教室里安静了下来。

教室里的一切，甄铁汉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来，同学们说尚老师爱的那个学生，竟然是自己。天啊！这是怎么回事？这分明是说，刘老师的自杀，是因为尚老师不爱他而爱自己？”

甄铁汉有些懵懂了，他爱尚老师，尚老师也爱他，这是真的。是师生爱还是师生恋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认真分辨过。他现在也不愿意去分辨，因为他不想急于跳入爱情的河流。过度的爱情追求必然会降低人本身的价值。一旦堕入爱河，就是神在爱情中也难保持聪明。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抛弃事业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需要抑制这种软弱的感情。

甄铁汉在教室门前停留了一会，心平静了下来，他决定不再进教室，返身出来，走向宿舍。自习课不上也罢，还是回宿舍好好休息一下。

甄铁汉躺在床上，两位恩师对自己的关爱、教诲、栽培一幕幕展现在脑海。

刘文博在大学就是高才生，超尘拔俗，盛气凌人，很难让人接近。可是唯独对这个甄铁汉“情有独钟”，钟爱倍加。他常对人夸奖甄铁汉，得一学子不易啊！不知怎的甄铁汉写的文章，篇篇都是杰作。每次上写作课点评时，都要念他的范文；没办法，再找不出更好的范文了。正是这个甄铁汉，刘文博和这个班的关系处得十分融洽。每次上完课，总要留下五分钟给同学们唱跳段京剧；或是晚自习时，他到班上观顾一下，同学们给他

搬开桌椅，让他连唱带表演一番。一会儿花旦，一会儿小生，扮相毕真，唱腔怪怪，同学们笑得合不拢嘴，不亦乐乎。最后，大家总是报以热烈掌声，表示“爱师”。

特别是在一次写作课上，刘文博对甄铁汉写的短篇小说《母亲》大加赞赏。

那时他的文学创作早已在全校小有名气，就像春天里的花，花香醉人，享有“学生作家”的盛誉，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在校刊的每一期，都可看到他力透纸背、激情昂扬的诗歌，行云流水般的散文和语言流畅、富于哲理的论文。还有和尚小云一起作词谱曲的歌曲，或如莺歌燕舞，或如浪涛澎湃，吹开人们的心扉，激扬人们奋发。真是鹤首翘立，让人望尘莫及。难怪连一向自命不凡的刘文博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天才，对他百般推崇；甚至在《晨旭》校刊上为甄铁汉写了篇《甄铁汉的创作一二》，并大胆推测，甄铁汉将来是朵文学创作的奇葩。

刘文博对甄铁汉的关爱、推崇，甄铁汉一想起来心头就热热的、暖暖的、重重的。他像敬重父母一样敬重他。尚小云老师，她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同样对他关怀备至。

每到她办公室汇报工作，她都给他沏一杯浓浓的咖啡。每当校运会的前夕，天刚刚亮，她就来到操场上跟在自己后面跑步，跑完了塞给自己两个煮鸡蛋。她最爱看自己的跳高，最怕自己的单杠表演。有一次自己跌了下来，她竟然吓得哭了。

刘文博的自杀事件，在全校传得沸沸扬扬。本来刘文博和尚小云的恋爱早已全校就人尽皆知，再掺和进一个学生中的领袖人物甄铁汉，那新闻爆炸到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更具传奇色彩。有人说，刘文博为情捐躯，不值得、不可取、男子汉气魄没了；有人说，甄铁汉不知道天高地厚，太不该、太可恶，领袖的风范完了。说吧，嘴是堵不住的。但是，舆论导向的矛头渐渐转向了甄铁汉。

班党支部书记刘笑天，同学牟心雨、林心兰，给甄铁汉做工作。刘笑天：

“铁汉，你是无辜的，不要被谎言退却。学生老师有恋爱自由，只要是正当的就别怕。何况我们快要毕业了，有权谈恋爱。”

下午四点半，甄铁汉上完最后一节课，正要回宿舍，遇上了一帮学生的围攻。

“甄铁汉，你行啊！敢在两位老师中间插一杠子，了不起！”这是讽刺。

“甄铁汉，尊敬老师是学生的天职，你的仁义礼信那里去了？”这是谴责。

“大家别误会，我没有作对不起老师的事。”甄铁汉为自己辩白。

“你还敢抵赖？你是个混蛋！”一个学生说着，就给了甄铁汉一拳。其他学生一拥而上打了起来。这是惩罚。甄铁汉身子愧了愧，没有动，也没有辩解。他知道，今天是说不清楚了，随他们便吧。

天啊！这是怎么回事？谴责、污辱他都不怕，他是一个能忍受一切苦难的孩子。可是这误解怎么消除呢？人言可畏啊！难道这是一个消除不了的污点？

二

在栗木校长的办公室里，尚小云也受到了栗木校长的审查和谴责。

尚小云毕业于上航音乐学院。刚分配到师大音乐系任教时，因没安排课，临时借调到中文系五十一班代理班主任。苗条的身材，白净的皮肤，一看就是典型的上海姑娘。浓浓的短发，恬静而一双明亮的大眼，透着无尽的爱心和善良。灵秀、端庄、典雅、落落大方的身姿和气质，显得清心脱俗。她一分配到校，师生们都啧啧称赞，这是一朵真正的校花。

“小云，你和刘文博的关系怎么弄到这种地步？你逼他割腕自杀，轰动

了全校师生，也算一鸣惊人了。”

栗木校长气冲冲地谴责、挖苦起了尚小云，他冷峻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尚小云，接着又道：

“你们相处了五年，眼看就水到渠成、成家立业了，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太不慎重了，简直是一场儿戏。”

“栗校长，你别生气。我和文博之间只是朋友关系，还没有到热恋那一步。”

尚小云振作起来，开始辩解。

“啊！你们相处了五年还是朋友关系？难道没谈过恋爱吗？这太荒唐了，真叫人匪夷所思。”

“栗校长，我们虽然相处了五年，也试图去相恋，可我总是找不到爱的感觉，爱的声音，可以说，我还没有真正爱过他。”

“那你为什么不早早和他断绝关系。一拖人家五年，让人家白等了五年，这不是玩弄人家吗？这是一个教师应有的伦理道德吗？太放任了。”

“栗校长，您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长辈，可话也不能这样说。难道说交了朋友就要恋爱，就要结婚？我们也谈过恋爱，可恋爱不到一起。刘文博是等了我五年，可我早就告诉过他另择高枝，可他总是不听，这难道也是我的错？”

尚小云也生气了，气得眼泪哗哗，身子颤抖着哭泣起来。

“那你为什么又爱上了甄铁汉？和刘文博还没了结，再爱上一个学生，这是哪门子恋爱观？好好一个学生，难道想把他毁了不可？”

“造谣，这纯粹是造谣！我和甄铁汉从来没谈过恋爱。这是对甄铁汉的污蔑、中伤、诽谤。”尚小云感到冤枉、气愤极了，站起来和栗木据理力争。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搞糊涂了。”栗木也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不过，他停了一会儿恢复理智。

“不管你和刘文博的关系怎么样，可千万别伤害无故。凭我对甄铁汉的了解和感触，他是一个有定力、讲信义、超世俗的好学生。我要替他甄别，还他个清白。”

栗木的口气缓和了下来，但他仍是心事重重理不出头绪来。他自认为甄铁汉是一朵不可凋零的奇花；他有能力、有责任为甄铁汉铺路搭桥，保护他一路平安、青云直上。

“小云啊，你在我身边工作，我要管不好你，是无法向你父亲交代的。你分配到校一是因为你的男朋友在柳城师大，二是因为我在这里。你父亲把你交给我，我必须对你负责。你要洁身自爱，不要做出格的事。恋爱自由，谈情说爱，也无可非议，但你要把握住自己，千万不能乱来。看准了目标，就把它定下来，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挑挑拣拣，心无踪迹，荒废事业。”

栗木和尚小云的父亲尚志雄在七十年代就读于北京一家高等建筑学院，同窗学友，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谢谢您的关怀。这几年来没少让你操心，我心里也过意不去。但是，我在个人生活上，特别是对待爱情，我没有半点胡来。爱情的含意、标准、定律，虽是因人而异，但我牢牢记住了一条爱情是心灵的贴合和融通。爱情是圣洁的、珍贵的，不能受任何外力的侵扰。爱情不能随意施舍和强求，更不能伤害别人的自由。我以一个教师的名誉和尊严向您担保：尚小云决不把爱情当儿戏，任意伤害和践踏别人的幸福。我会遵循您的戒示和教诲，调整好事业和爱情的重心，歪的邪的我决不做。您放心好了，我会让你满意的。”

“好，说得好。你把眼前的这摊子乱事处理好，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快刀斩乱麻，赶快定下来。我相信你，会让我满意的。”

正当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尚小云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上写着：

小云：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二叔来电说，上航音乐学院选派两名学生到奥地利维也纳音乐学院进行深造，一名声乐，一名钢琴演奏。其中钢琴演奏已圈定了你，认为你很有禀赋。不日将到维也纳敲定。你二叔已在维也纳为你安排就绪，你迅速做好一切准备……万万切记。

尚小云读罢信，又是兴奋，又是惆怅，心里很不平静。钢琴演奏一直是她追慕的心业。

她五岁时，母亲就教她弹钢琴。她很快就掌握了弹奏的技法、技巧。音乐剥开了她的心壳，使她变得颖慧，温存。音乐的力量不是逍遥。音乐勃发了她的热烈向往。小学三年级，她就获得了上海市少年钢琴演奏比赛一等奖。母亲对音乐的热恋和对她的培育和呵护，在她心中丝丝缕缕、连绵不绝，永铭心中。每当她夜沉人寂的时候，和母亲在一起的温馨画面总是浮现在她的脑海。然而不幸的是母亲去世了。她是爬在钢琴上离去的。母亲的一生，也是她的一生。母亲把生命给了自己。她后悔莫及。为什么不好好照料母亲，让母亲耗尽了心血？早知如此，她宁可不要音乐，也要母亲。她长时间沉溺在亲情思恋的痛苦之中，她发誓不在学习音乐了。

可是，二叔不干了。

他跟父亲说：“小云有音乐天赋，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名音乐家，天赐我也，把小云交给我吧，我会让她成才的。”

二叔是一名才情勃发、声名显赫的年轻音乐家。在上海蜚声一时，一说尚志鸣，无人不晓。父亲当然相信二叔的话，放心地把女儿交给了二叔。

之后，二叔从乐理、演唱、弹奏三个方面为自己潜心打造，铺展着音乐大道。越来越多的美妙音乐从她手指中流淌出来。

中学毕业，上航音乐学院破格把她招入学校，并在导师二叔的身边学习潜修，得到了二叔的浸心培养。她的进步是惊人的。她随同二叔到奥地利、匈牙利参加比赛演出，获得音乐家的高度赞扬。她记得，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位钢琴家，还亲自为她献上一束鲜花，祝贺她：

“好好努力，欢迎你再到维也纳来弹《小夜曲》拿头奖。”

然而好景不长，她跟刘文博糊里糊涂来到柳城师大。四年了，虽然没有荒废音乐，但是长进也不大。而真正长进的远比音乐更加宝贵的是人生。她找到了人生基座，不再轻视生命。她感悟到了明澈的理性，人生的价值，深透了爱的内涵。精神不再单薄，思想不再缥缈虚无，生活不再枯燥无味。明媚的阳光，新鲜的空气，芳香的土地，美丽的校院，什么都有

滋有味。世界忽然变得豁达闪亮起来。人只要奉献出一颗爱心，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可爱。她感到自己好像长大了，成熟了。她看见美好的人生大道展阔在面前，未来在召唤。

维也纳，那个世界瞩目而向往的神圣音乐殿堂，她想去吗？当然想去。她能去吗？她不能去。她和五十一班情浓于血，稠稠密密地溶在了一起。情是根，她时时刻刻感到情的沉甸甸和不可或缺。她热爱这个五十一班；五十一班给她的太多了，她离不开这四十八个学生，更离不开甄铁汉。

四年来，朝朝暮暮相处的日子是那么美好。二十四个大男孩，个个英俊、挺拔；二十四个女孩，个个英姿飒爽、漂亮。有人说这是个美男班，又有人说是个倩女班。不知上帝怎么把四十八个俊男美女安排在了五十一班。当然，这赞美依然少不了领头羊班主任。她心里甜甜的、美美的、不由人地流露出漾漾的笑意。

四年的同窗跟踪，相濡以沫、互励共勉、感悟、激活、营造着非凡人生。灵魂的耳畔喧唤着他们连珠般的笑声，那笑声充满了纯真、欢乐、激情、憧憬、飘飘然然升入太虚。那是灿烂的生命鲜花！

那是一个开拓、猎取积淀智慧的集体。课堂躬听，深思力学，课下书斋玄谈，高头堂章，探求知识的奥秘。一个学生后进，四十七个学生帮教。那些任课教师也感到奇怪，“怎么这个班没有差等生？”那是一个团结和睦的集体。一个人的困难就是大家的困难，一个人的幸福就是大家的幸福。一个苹果，从第一人手里传到第四十八个人手里，谁都不吃，“这是尚老师的了。”她甜甜的、香香地吃了。她不吃不行。那是一个优秀光荣的集体，样样工作都独占鳌头。那次春天西山植树，一个班值的树竞比一个系都多。就是那次植树，甄铁汉吃了二两大三合面枣丝糕十六个，创了全校吃得最多纪录。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好汉歌》归来，那满天的红霞，嘹亮的歌声洒向一路，美轮美奂，如醉如痴，宛如一排铁军，雄赳赳火焰般地跨进了学校大门；然而两名女生竟然累倒、晕倒在校园。她俩醒来说“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梦。”那是一个尚德、博爱的集体。平时少言寡语的李德生，从冰窟里救出一个快要溺死

的小男孩，死不承认他做了好事。赵俊哲教授在校刊写了一篇《彰善癉恶弘扬美德》的文章，赞扬五十一班是美德的冰山，那个学生是冰山上的雪莲。李德生说，五十一班有朵雪莲，但不是我。

那是一个诗一般的集体，歌一般的集体，力一般的集体，燃烧着火焰般的梦之体。不久省教育厅命名五十一班为优秀集体，她也当上了优秀的班主任，教育的园丁。“这光荣不是我的，是属于五十一班的”，她常常这样讲。

天下没有永不散的筵席。她该走了，同学们也该走了。听说同学们谈起了恋爱。该谈了。同窗学友，潜心追慕，脾性相构，事业牵手，互启情愫，双双对对，比翼齐飞。虽说学习期间不谈恋爱，但眼看就要毕业了，校方自然也不追究。她掐指算算，刘笑天和牟心雨，赵景明和林心兰，李德生和郑美兰，王志鹏和黄小燕，刘美娟找的是政教系的“诡辩大师”罗天佑……大概有十七对鸳侣。爱吧，淋淋漓漓的爱吧，祝你们美满幸福！只可惜，那个甄铁汉无动于衷，依然我故。铁汉啊！我要走了，难道你就没想到我？是怨是慕，她不清楚。感到眸冷心酸。

三

这几天，尚小云心里特别乱。出国的事她不想早早告诉同学们，她想再和他们一起享受一段快乐的集体生活。

她想留下和甄铁汉一起奋斗，可甄铁汉没有明确的表态。他是对的，因为他的事业还没有真正开始，怎么会急急忙忙地去先考虑自己的私事？走吧，自己先走也是对的，因为自己奋斗的事业还缺乏坚定的目标和信心，音乐的阶梯还需要再攀登。只可惜的是丢下了这么多的同学。唉！

“别了，五十一班；别了，同学们。我是一个半路逃兵，隐匿自保，我背叛了你们，我良心愧对你们。”她心底呼唤着。

尚小云不知不觉来到了五十一班。怪，十点多钟了，怎么还着灯？灯光，那银亮圣洁的灯光，像急湍奔泻的河流，一次次在孕育、激发着灵魂的挥洒。今天，他们肯定又在酝酿着重大的举措。她隐匿在门外，倾耳窥听。怎么？一片悉悉啜泣？难道——只听文娱班长林心兰饮泣道：

“尚老师，你为什么要走？难道你忘却了我们？你还没有把我们放飞天涯，怎么就早早要走？我们血液里流淌着你的血，你的血液里流淌着我们的血，‘致交’两个字还没有写到生命的尽头，你就要走，不行，你不能走啊！”又听赵永旺道：

“大家冷静些。常言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迟早要分别的。尚老师要走就让她走吧。何况——”

“没有何况，我不听你这分分合合的乱经。我们就是不让她走！”这是黄小燕的蛮理抗议。

“诸位、诸位，请大家不要鲁莽灭烈，可否听我一言？”这是甄铁汉在讲话。

“有句至理名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不久将各奔海角天涯，何别在这迟早一回？尚老师先走一步，大家应该理解。何况，她要去的的地方是世界音乐之乡——维也纳。那里有她心的高原。她是一个音乐天才，我敢肯定，她的钢琴演奏只要高人点化，就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为什么让她滞留下来磨灭销迹？让她走吧！如果，她还没有忘记我们的话，她迟早有一天，驾驭生命的列车，佩带音乐的花环和我们相逢；而那时，我们也会谱写出教育史诗的第一篇章，大家会聚一堂，庆祝我们的生命之旅，不更好吗？”

甄铁汉的一番亲和劝诱，当然不是为尚小云辩护开脱，而是合情合理的心理疏解。大家终于沉静了下来。

然而，催人泪下的肺腑之言，让尚小云热泪盈眶。尚小云心灵震颤了。她知道，同学们是理解和信任她的，爱戴和期盼她的。世界上，人与人之

间最宝贵的就是信任，来不得半点虚假。她轻轻推门而入。

“啊?!尚老师!”同学们一齐呼唤而出，泪脸变成了笑脸，一拥而上，女同学们拽臂、搂脖，有的甚至去脸上亲吻，情浓意切，亲热至极。男同学们也围拢了上来，拳拳之心投向他们心爱的班主任。

“尚老师，你要是走了，我们可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我向大家发誓：‘我会回来的，无论你们走到天涯海角，我一定会找到你们，和你们相聚一堂，共济教育，共度生命之旅的美好年华。’”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五十一班欢送尚小云的告别晚会在音乐系的音乐大厅举行。

紫红色的绒缎幕徐徐拉开。半圆形的舞台中央，一架洁白的卧式钢琴跳入人们的眼睑。一个人的钢琴演奏，可以起到一个乐队的作用。莫扎特是维也纳钢琴的大师。尚小云由此而崇拜莫扎特，向往着维也纳。钢琴是尚小云生命之灵魂。今天，它满载着尚小云的魂魄、思恋、友情献给五十一班，献给柳城师大红色的祝福，黄色的赞美，绿色的怀念。

音乐系的学生乐队奏起了轻音乐。

一对主持人，身着白色，携手迤向舞台。男的是甄铁汉，女的是牟心雨。甄铁汉白衫长裤。长衫虽不太白，但精心洗净折叠过的褶皱还泾渭分明。长裤是他那条心爱的体操裤。一身白衣更显得颀长飘逸。牟心雨白衫白裙，两根辫子，晃动着灵性和调皮，能歌善舞的身姿，更显得婀娜妩媚。

甄铁汉和牟心雨，随着音韵而吟道：

心相连，意相切，
情浓意切，意切情浓；
亲爱的尚老师，
让我们再次呼唤您！

那年您轻轻的来了，

今年您轻轻的要走，
花开花落，春秋四载，
共铸英雄班魂，
留下美誉，
留下思念，留下挚爱。

老师：
您走了，
还会回来吗？
趁今宵聚首，用诗、用歌、用琴，
叙个曲穷、情尽、彻夜无眠。
……

这是甄铁汉写的一首启幕序言诗。他用无限深情的诗话，抒发了自己和五十一班全体同学对尚老师的惜别和缱绻。四年的寒窗苦读，明彻了理性，砥砺了品性，使他成熟了许多，感情更丰富了许多。他深邃的眼里流下了热泪，他哭了。他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掉过眼泪。

他想起了一幕幕的往事。他每到尚老师的屋里都会喝到一杯红茶或咖啡；当他饿极了的时候准能吃到尚老师准备的一只烧鸡或烤鸭；操场上一次次伴随他跑步，训练的身影；冰冷的游泳池边给他买的那身保暖衣；一次次眷眷的谆嘱和教诲；还有那救助贫困学生的重大举措和共同策谋，休戚与共。

共同、共同、无数的共同。在座的人们也翘首回顾，他们也有无数的共同，在心底回旋、荡悠。

尚小云来了。她轻轻冉冉地走上舞台。她带着美好的祝福来了，带着浓浓的情来了。她身穿一色朱红演出服，红色的皮鞋。乳白色的绢帕，把乌黑的头发挽起一朵蝴蝶绢花，亭亭玉立，宛如仙女下凡。这是她来校时第一次演出穿的那套服装。她平时是不穿的。而穿在尚小云身上，却是那么自然，纯朴、大方、坦诚、高雅、无华。浓浓的眉下，一双大眼倾透着